

百案惊奇



小包公误断“风月”案
风吹红罗裙妻
三夫一
失落的红绣鞋

大众文艺出版社

- 一百个奇案
- 一百个警策
- 一百个思考
- 一百个教益

百 案 惊 奇

孙庆章 编译

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94 号

责任编辑: 白爱菊 袁俊慧

封面设计: 鲁一郎

百 案 惊 奇

孙庆章 编译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南长街甲 8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平谷玉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 千字

199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094-017-9/I·14

定价:5.50 元

目 录

明吏篇

芙蓉屏记	1
清苑令细心破疑案	7
风吹红罗裙	10
货郎	17
新郑讼	21
三夫一妻	23
控忤逆	27
井尸案	29
葛青天	33
邻县伸冤	35
摘印	39
盗尸案	41
假人命	44
诗扇	47
哑女诉状	51
郑仁	54
兄弟讼田	56
好官曹璞瑾	59

机巧篇

晒银字	61
冒名顶替	65
巧读遗嘱	68
讯鸡	69
块骨辨冤	72
张船山问案	74
片言值千金	79
厨刀	82
左手杀人	85
银牙签计	86
湖口捕快	89
献县县令	91
巧罚武生	93
裕綖袋	94
验镰刀	96
智擒黑衣盗	98
审树	101
巧令	105
嫌贫害婿	108

冤狱篇

屈打成招	111
血泪仙人渡	117
婉姑恨	121
宋龙图	126

失踪之谜	128
泰州冤狱	132
一鸡三命	134
贼裁赃	138
十五贯	140
东湖冤妇案	142
借驴出奇祸	144
流言杀人	146
宰白鸭	150
赵友谅宫刑一案	152

盗贼篇

瓢下贼	154
北方旅店	158
响马	160
江洋大盗	163
妇盗合谋	165
“我来也”	167
大盗斩首两次	169
脱身计	171
奇案骇闻	172
义盗黄八子	174
峨眉飞盗	177
雷州盗记	180
一夜惊心	182

狡诈篇

念秧	184
骗人参	190
偷墙	193
武进盗案	195
奇骗	197
假尸诈银	200
巧骗	202
骗子三则	204
将错就错	210
害了自己	213
贼猴	215
偷嫁观音	217
骗二猪害三命	221

疑难篇

杜有美	223
火赤链谋杀案	229
砒毒	235
村女莲姑	238
荆花毒	242
茉莉花根与鳝毒	243
小卫玠	245
胭脂	251
血鞋印	260
吴桥案	263

新房惨叫声	269
深夜换尸	274
洞房怪案	276
媚药	280
献县疑案	283
半截舌头	285

故事新编

小包公误断“风月”案	288
劫持“女尸”	299
失落的红绣鞋	309
邱县大妖案	317
疑云重重	322

明 吏 篇

芙 蓉 屏 记

元代至正年间，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有位名叫崔英的书生，家境相当富裕，因为承袭父亲的爵位补浙江永嘉县尉的缺，择了个黄道吉日，携带妻子王氏赴任。

途中经过苏州的圆山时，泊舟稍事休息，买了纸钱及牺牲供品，去庙中祭祀神灵。祭完神，崔英回到船上，和妻子小酌。船夫见他所用的酒具都是金银制作的，心头顿时起了杀人越货的恶念。当夜，他把崔英沉溺在水中，又杀死了他的男女仆佣。事完，对王氏说：“你知道我为啥要放你一条生路吗？我的二儿子尚未娶亲，如今与伙家在杭州撑船，一两个月内便回来，到时和你拜堂成亲，你就成了我家的人，只管放心不用害怕。”说着，抢走了她身上的首饰，而又以新媳妇来称呼她。王氏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只得忍辱含垢地佯作答应，并装出十分殷勤的样子替他料理家务。船夫私下庆幸白白捡了个漂漂亮亮的儿媳妇，日子稍长，渐渐熟悉起来，对她的防范也就松懈了。

过了一个多月，正值中秋佳节，船夫摆了满桌酒菜，开怀畅饮，直喝得酩酊大醉。王氏待他沉沉睡去以后，悄悄逃离船儿上了岸。刚走了二、三里路，突然迷失了道路，只见四下都是白茫茫一片水乡泽国，满世界的芦苇蒲草，一望无

际。王氏从小即缠了纤细的三寸金莲，行走甚不方便，一路上不胜跋涉之苦；她又担心船夫发觉后追来，心慌意乱，只顾拚命奔逃。

过了许久，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遥望前面林子里，隐约映出白墙青瓦的屋宇来，就朝那里走去。一到那儿，大门还未开，里面却传出钟磬和诵经的声音。少顷，开了门，原来这里是座尼姑庵。

王氏径自走了进去，院主问她从何而来，王氏不敢吐露真情，瞒着她说：“妾是真州人氏，公爹在浙江为官，携带全家赴任，谁知刚到任上，夫君就不幸去世。妾孀居数年，公爹又把我改嫁给永嘉县的崔县尉作二房夫人，但正室非常凶悍泼辣，难以侍候，动不动就对我鞭笞凌辱。最近，后夫解职返乡，船就泊在这一带，因为中秋赏月，后夫命妾取金杯斟酒，妾不慎将杯子掉在江中。正室闻知后，恼怒异常，必欲置我于死地。我万般无奈，只得逃生到这儿，还望师父慈悲收留。”院主道：“娘子既不敢归舟，家乡又远，若要另嫁他人，匆匆忙忙又找不到合适的主儿，孤苦一人，终生何托？”王氏听了，心情十分悲切，流泪不止。院主又道：“老尼有一言相劝，不知你意下如何？”王氏说：“师父若肯指点一二，我死而无怨。”院主说：“本寺地处荒郊野外，人迹罕至，终日与水草为邻，和鸥鹭作伴，院里幸有几位知己，都是五十开外的出家人，余下的几名院仆，也都老实憨厚。娘子虽然青春年少，容颜美丽，但是命运坎坷，何不挥慧剑斩尘缘，削发为尼，在晨钟暮鼓、诵经念佛中度过一生，岂不比当人家小妾，受尽尘世劫难、再结来世之仇要强十倍、百倍？”王氏听了，拜谢道：“师父正说中了我的心思。”当即就在殿堂上削

发，院主给她取了个法名叫“慧园”。

王氏识文断字，聪明颖悟，不到一月光景，就熟读了佛家经典，深得院主欢心。随后，院内不管事情大小，都由她来主张。王氏为人宽厚柔顺，大家都很喜欢她。她每日都要在观音大士面前礼拜百余次，悄悄倾诉衷肠，无论严冬酷暑，都不中断。祝祷完毕，她便藏身在密室里，别人难得见她一面。

一年以后，这天突然有人到尼姑庵来随喜，院主留他吃过斋饭才走。第二天，那人向庵里施舍了一轴芙蓉画，院主就把它悬挂在素白屏风上。一天，王氏偶尔经过时，一下便认出此画出于自己丈夫崔英的手笔，心中不禁大恸，只是脸上不敢流露出悲戚的神色，只问院主画是从哪儿来的。院主说：“这是近日有位施主布施的。”王氏又问：“这位施主名叫什么？家住何处？作何营生？”院主说：“施主是本县的顾阿秀，兄弟都是行船出身，近年来突然暴发，有人说他在江湖上走了黑道，也不知真假。”王氏说：“他常来这儿的吗？”院主说：“平日难得见到他。”王氏把这些话暗暗记在心上。于是，她提笔在芙蓉屏上题了首名为《临江仙》的词，寄托她与崔生生离死别的情怀，最后两句为“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院主当然弄不明白这首词的真切含义。

一天，尼庵里来了位名叫郭庆春的城里人，见了芙蓉屏和题词，因为喜爱它的精巧雅致，就买了回家收藏赏玩。当时恰逢当朝御史大夫高庆麟退休赋闲在家，在姑苏城内，多方搜集书画。郭庆春因受过高公的恩惠，他就把芙蓉屏当作礼物献给了他。高公把它珍藏在内室，一时未有空暇询问此画的来龙去脉。

这一天，府外突然有人叫卖草书，高公听见了，命人取来一看，见是四幅怀素体狂草，写得清劲不俗，风骨非凡。高公找来卖字人问：“这几幅草书是谁所作？”那人回答：“是晚辈学着写的。”高公见此人衣衫虽然褴褛，但相貌堂堂，知道不是个庸碌之辈，就问他的姓名乡里，那人愁苦不堪地说：“小生名叫崔英，祖籍真州，因承袭父职补永嘉县尉之缺，携家眷上任，不料一时疏忽，遭船夫暗算，将我投入江中，妻妾家财，全被抢劫杀戮。幸亏我年幼时就熟悉水性，潜游在水底，估计贼船离远后才敢冒出水面，后来上岸投靠一户村民。此刻我已全身湿透，分文莫名。幸亏那家主人善良，替我换过衣衫，款待酒食，又赠送我盘缠，送我上路时说：‘你既不幸遭强盗洗劫，理应去告官，我家不敢久留你，恐怕误了你的大事。’我就问路进城，递了状子告到平江路（今苏州一带。路是元代省以下的行政机构。）至今候审已整整一年，谁知状子竟石沉大海。晚辈穷愁潦倒，只得靠以卖字为生，不敢自称善长书法，还望大人指教一二。”高公听了他的话，非常同情他的遭遇，说：“先生既然这样，着急也是枉然！不如暂且留在我家，教我的孙儿们学习书法，日后慢慢查访劫匪下落，你看如何？”崔英高兴地答应了。

高公当即把他请进府中学馆，设宴款待，席间，崔英突然看见屏风上的芙蓉画，禁不住怆然泪下。高公感到奇怪，问他因何悲伤，崔英指着画屏说：“这是我亲手所画，也是舟中失物，不知何因到此？”他又上前去吟诵画上题词，说：“词也是拙妻所作。”高公问：“你是如何辨认出来的？”崔英说：“我很熟悉她的笔迹，况且以词意作证，正是拙妻所作无疑。”高公说：“若真是这样，你妻子一定还在人间，我要为你缉拿盗

匪，报仇雪恨，请先生忍耐几天，暂时不要声张。”当下，就把崔英留在府中。

次日，高公偷偷召来郭庆春问芙蓉屏的来历，郭说：“从尼院中买的。”高公又派心腹家丁前去婉转询问院主，画得于何人？谁人题款？数日后，心腹家丁前来报告：“此画系本县船户顾阿秀施舍，院中尼姑慧园题词。”高公又派人去对院主说：“高老夫人喜诵佛经，但无人作伴，听说慧园法师聪敏颖悟，今欲拜她为师，希望不要推却。”院主舍不得放走慧园，而慧园听到此事后，心想或许可以找个机会报仇，愿意出去，院主终于也同意了。

高公命人把慧园用青布小轿抬来，并让她和夫人同住一室。一天闲聊中，高老夫人问起她的家世，王氏啜泣着以实相告，并说起在芙蓉屏上题词一事，最后说：“恶贼就在眼前不远，恳请夫人转告老大人，倘若抓获案犯，洗刷前耻，以告慰夫君在天之灵，则老大人就恩重如山了啊！”说这话时，王氏当然不明白丈夫还在人世，并且就近在咫尺。夫人去回禀高公时，只说慧园知书达理，象是大家闺秀出身。高公断定是崔英之妻无疑，嘱咐夫人好好款待她，但对崔英却只字未提此事。

随后，高公命人查访顾阿秀居址行迹，一时未打草惊蛇，只让夫人私下劝王氏蓄发，穿上俗家衣衫。又过了半年，平江路来了位新任监察御史的薛理进士，薛御史原为高公的僚属，办事干练果断，高公把崔英一案细细和他一说，薛御史当即命得力捕快去围捕顾阿秀。搜家时，见当年崔英的任职文书和家财尚在，惟独不见王氏下落。再三拷问之下，顾阿秀不得不招供：“当时真心想留她作我的二儿媳的，

谁知防范不严，于当年中秋之夜被她逃脱，如今确实不知她的下落。”结案时，薛御史判顾阿秀斩首示众，而把原赃退还给了崔英。

几天以后，崔英将告辞高公去浙江赴任，高公道：“且慢，让老夫再为足下作个大红媒，另娶一房夫人携去履任，也不算迟啊。”崔英婉谢道：“我与糟糠之妻同甘共苦已有多年，如今她不知流落何方，生死未卜，我怎忍心再图新欢？且单身赴任，他日万一老天有眼，我妻尚在人间，夫妻或许有团圆之日。明公的大恩大德，晚生至死不忘，至于再娶之事，实在不敢答应。”高公听了，感慨万千，竟至老泪纵横：“先生如此注重情感，我怎么能逼你再娶？且容我设一便宴，替你送行，如何？”崔英感激地答应了。

翌日，高府大摆宴席，当地官员及各界显贵都来赴宴。开宴时，高公举杯对众位宾客说：“老夫今日要为崔县尉‘了却今生缘’。”宾客们面面相觑，不知高公话中含义。高公命婢女唤了慧园出来，崔英一看，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骤然相见，恍若隔世，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番，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今生还能相见。

高公对众位宾客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出示芙蓉屏为证。众人这才知道“了却今生缘”，原来是王氏的词意，而慧园即是王氏出家后的法名。此时此刻，满座唏嘘掩泣，赞叹高公的成人之美。高公赠送崔英夫妇银两和仆人，送他们上路。

崔英任满回乡时，重游姑苏，而高公却已作古了。夫妻俩号啕大哭，如丧考妣，又去高公墓上祭奠了一番，这才挥泪离去。

清苑令细心破疑案

清代乾隆四十三年春天，保定府清苑县民李女氏，嫁给西乡张家庄张姓人家的儿子为妻，两家相距有一百多里。前一阵子，李氏女回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新郎赶了驴子来接她回家，他让妻子骑在驴上，自己在后面步行。沿途经过一座村子，眼看离家只有二十里地了，新郎要进村去看望个熟人，办一件紧要的事，讲定不消一锅烟光景就立刻赶上来，便让新娘独自骑驴先行。

新娘走了约摸六、七里路光景，来到个三叉路口，往西是去张家庄的大路，往东去任邱县境。李氏女因为新婚不熟悉路，正犹豫间，一辆马车自西边道上辘辘而来，车上坐的是任邱县的富豪子弟，姓刘。他一下将李氏女的驴子冲向任邱道上，相逼而行。

日落西山，百鸟归巢，天色渐渐暗下来，李氏女心中十分慌乱，问刘少豪这里离张家庄还有多少路。刘少豪咧嘴一笑道：“小娘子错啦，去张家庄须往西走，这里却是去任邱的大道，相去已有数十里。天晚难行，我替你找个庄子宿下，天明再派人送你回去，如何？”李氏女因是孤身弱女，无可奈何，勉强答应下来。

前面不远处便是孔家庄，庄上有个姓孔的人家原是刘家佃户，见小主人风尘仆仆赶到，立刻殷勤接待，并收拾房间

让他们歇息。孔佃户有个女儿，新婚出嫁在外庄，这天恰好回娘家，佃户便对女儿说：“今晚少东家要在我家借宿，不能怠慢，你暂先回夫家去，待少东家走后，我再来接你。”孔家女儿的丈夫家住的不远，答应一声就走了。就这样，孔佃户女儿的房间，就成了刘、李两人共宿的地方。刘少豪的车夫宿在房外，李氏女的驴子系在屋檐下。

第二天直到近晌午光景，还不见房里有动静，孔佃户生了疑心，便从窗缝里窥探，只见炕上并排躺着两具尸体，头一齐滚落在地。檐下系着的毛驴也不知去向。孔佃户与车夫大惊失色。孔佃户对车夫说：“你家离这儿不是不远了吗？还不拿了少爷的衣物赶快逃回家去。一经见官，咱俩混身长嘴也说不清，性命必定难保。”当晚，孔佃户和车夫相帮埋了两具尸体，车夫裹挟了少爷的衣物，趁着夜色赶车离去。

再说刘少豪的母亲见儿子外出多日没有回家，又杳无音讯，连车夫也不见面，就到任邱县大堂控告追捕车夫。而那天姓张的新郎办完了事，紧追妻子不见人，疑心事情有变故，便到清苑县去击鼓鸣冤。清苑县令罗玉琦见事情蹊跷，便命捕快秘密察访。

当时，有个名叫郭三的赌棍在清苑集市上卖驴，这头驴恰与张郎所告丢失之驴的毛色相符，捕快立刻上去盘问郭三。郭三语言吱唔，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然。捕快立刻取出绳索把他押回清苑县衙。

罗县令仔细一审，郭三招了实供：原来郭三与孔佃户的女儿过去有过私情。那晚，孔佃户女儿回娘家时，郭三从后窗潜入房间去幽会，见有二人睡在一炕，疑心孔氏女另有相好，一时气忿，杀了这二人，并盗走了驴子。

罗县令又通过任邱县拘来孔佃户传讯，追根刨底问他尸首埋在何处，亲自带人去起尸。到了那里，挖地三尺，不见刘、李两尸，却见地下赫然埋着个秃头老和尚，身上有多处刀痕；再往下挖，才找到郭三所杀二尸。此刻，李氏女的沉冤得以昭雪，刘少豪的死因也已查清；而和尚那具尸体，又成了一宗疑案。

清苑县令罗玉琦正在揣度之际，天上忽然阴云四合，下起淅淅沥沥的雨来，一千人就到近旁一座古庙里避雨。这座庙的菩萨的泥胎金身尚好，可就是蛛网尘封，蒿草遍地，看样子有一程日子没人住了。清苑令心中起疑，立刻找来当地乡邻保正询问，回答道：“这座庙原有师徒二人，后来因为师父外出云游，徒弟也便去了别地，香火就断了下来。”清苑令立刻带了乡邻保正去看那具和尚的尸首，他们认出这就是外出云游的老和尚，不知何故被人杀死。

清苑令立刻下令缉拿小和尚，查访到河南地界，才知那位徒弟已经蓄发还俗，并且娶了老婆，在当地开了片豆腐店，夫妻俩小本经营。捕快把小和尚捕回清苑县，罗县令严词讯问，方知徒弟所娶的老婆原来和他师父曾有好情，后来徒弟渐渐长大，通了人事，慢慢和这妇人又勾搭上了。师父常常为此气忿不平。结果，徒弟与妇人合谋杀了师父，远远逃离，成了夫妻。

清苑令因为细致严谨，查清了这一连串的人命案子，即将杀人犯郭三及小和尚夫妇一并正法。